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事實類死卷六二

員外郎日午松文覆勘 詳校官編修臣周 瓊

校對官中書臣東文部 總校官中書臣朱 腾 録 監生臣黄

鈴

焯

大己口具公司 存在壁者方得之 獠峒老鴉井其井 并俟滿火燎之石壁 石林如玉林 撰

銀分四月全書 如皂荚子雖味不甚佳莫知其何以致然泊田苦求 真宗時有人奉使交趾以骨羹配籠餅而食羹中血皆 者亦有赤色如箭鏃者帶石得自土中非此之比也 乃生丹砂小者如箭鏃大者如关蓉光如玉罄可鑒 如猩血砂泊林大者重七八兩至十两小者五六两 乃取牛蟬瀹而去其皮耳 華清宫 骨美 其

條次則一 、、うし ここ 派嶺之南有丹霞泉者極寒冽予當消夏于彼 于山之嶺所謂朝元閣者峰側有夾室掛王母之像雖 故華清宮在絲嶺之下山半有玉蘂峯天聖末予為學 柱孔已為庸道士燒為灰而塗壁矣嶺之陰温泉湧 有损腐之處而丹青未甚暗昧其御階幾以蓮花千 紐宫女攀提而上慶歷中再将詢王母之像失之 一石柱柱端有孔相傳云開元天寶中貫以 事實驗站 紅

守視之移接于他枝則不復合歡也杜太監植當言南方 此每歲結實以有十數於合散者京兆尹命老卒數十人 肉麵為佳故北人嗜之易地則皆然不必相非笑也 無好羊洎酪惟魚稻為佳故南人嗜之北方魚稍不多而 唇華清宫今靈泉觀也七 聖殿之西隅十數步間有皂焚 江陵北四十里有白石碑驛其西有疎陂東有鴨陂白 枝合數人抱條頗相幸相傅云明皇泊貴妃共推或於 白石砰

到近四库全書

をハナニ

大巴口車內的 道索馳既見鳴且逐之虎大怖縣棄三子而走役平獲 其子而鬻之 阻深武臣以索馳十數頭負索箧肩與夜行有虎蹲于 誤也 碑亦當作股澤之陂也盖驛側數里有後梁宣明 天禧中有武臣赴官青社齊州北境時河水漸退該英 墓唐相蕭嵩為其祠立碑于馹之北因此人以陂為碑 虎畏索馳 事實類死 二帝

金好口匠人門 雕西有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取石破而得之多腳泊 石魚 卷六十二

魚腥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乎頹塞漸久而 一提為石鼓破之有魚形今衡州有石魚無異隴州者

鰍亦有數尾相随者如以漆描畫鱗鬣稍直燒之尚作

杜甫詩有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謂龍州也

江自湖口而上有沸沙船行而抗然而止其下即 沸沙

J... 10 . 1. 1. 1 激而进落非能雅也子向過永州有人贈一石板上亦 為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所識者往往堕地盖寒熟相 鄉中山寺為學髙嚴石上有如燕状者回以筆識之 零陵出石燕舊傳遇雨則雅當見同年謝郎鴻云向在 有燕形者在馬土人呼為燕窠 番置油米其上焯之船下乃得行 湧沸舟子無以施其力俄頃即至埋溺為蘆葦五七 石燕 事實版此

染陽朔縣地尤住四面峰戀縣立唐沈水部彬當題詩 多分四月全書 桂州左右諸山皆平地拔起數百丈竹木蓊欝石如黛 好碧谨峰裹住人家 南海地氣暑濕人多患胸中痞滯故常啖槟榔日數 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 加以勃養藤泊規灰同咀之液如殊色程思益知番 陽朔石峰 南海啖橘榔 米六十二 縣花兩處何如陽朔

21.10 mm /11. 號天蝦鮓又有大赤蟻作窠于木稍如數升器者取 **嶺南暑月欲雨則朽壞中白蟻敬空而飛入水翅脫** 口唇如漱血耳 **禺几左右侍吏啖槟榔者悉驅之或問其故曰我惡其** 卵秆蟻以糁泪薑鹽釀為鮓云味極辛辣 竹從漁取搏之如合棒每博一 為蝦土人遇夜于水次東燭蟻見火光悉投水中則以 蟻鮓 事實題花 丙閥以豚鬱糁之為

色微紅味頗甘酸食之大發瘴嶺南尤多州郡待客多 獨之不能信多斧之為薪列賣于市往往是金漆薪 熙寧八年淮浙大旱米價騰湧人多殍饑杭人素輕夸 取為茶牀髙釘故云公筵多釘木饅頭或謂嶺南諸州 木饅頭京師亦有之謂之無花果状類小科中空既熟 好美潔家有百金必以大半飾門窓具竹器荒歉既甚 木饅頭 杭人好飾門窓竹器

金好四月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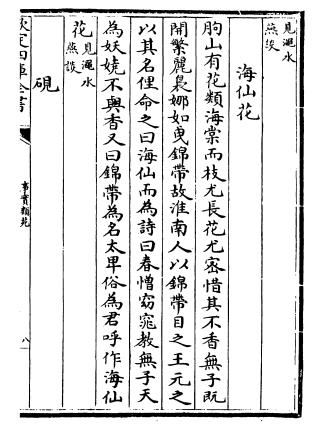
水六十二

とこのほんよう 庶作父睡妻作婚睡 全女名插娘即呼幸全作父插幸庶女名睡娘即呼幸 名首即呼幸起作父首幸越男名滿即呼幸数作父滿幸 其父母元豐中余任大理及斷賓州奏案有民章超男 · 有南風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 談者之過也遊緣 **刻木作饅頭状成刻字云大中祥符年一牒造三十售** 嶺南人相呼 事實類先

其岩以銀馬並青箱 得在郎罷前盖唐世多取閩重為閱奴以進之故况陳 果獲是告囝别郎罷心推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 為 **閩人謂子為田謂父為郎能故顧況有泉閩囝一篇曰囝** 金好四月全書 福郎罷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徒人言 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為臧為獲致金滿屋為髡 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 閩 八稱呼 尽六十二

12 1. 10 upl /14. 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為龍盧龍即黑水也黑水之西有 昔人文章用北遇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漠之北今謂 連山謂之夜來山其山極髙峻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 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 謂黑水也途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予臨視之 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 之姚家谷有城在西南謂之慶州予奉使當帳宿其下 西域山水 事實類死

所以樂日氣又以蠟封花蒂可數日不落迄今貢不絕 紫三四朶用菜葉實籠中籍覆上下使馬上不動搖亦 金好四周全書 歲差府校一人乗即馬畫夜馳至京師所進止姚黃魏 其形如劍山西别是一族尤為勁悍惟啖生肉血不火 洛陽至京六驛舊未當進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進 食迹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部南與達與接境見筆 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上有龍舌藏于廟中 洛陽貢花



硯三物為天下之冠自李氏之亡龍尾硯石不復出嘉 與端溪並行 患溪深不可入斷其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溪之 祐中校理錢仙芝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當 南唐後主留心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 回遠導之如昔石乃絕仙芝移溪選故道石乃復出遂 川縣梓桐山石門澗有石口青金色青黑相雜

金女口人名言

然不耐久久則石乃斷裂並過水 為硯極發墨煩類歙石今東方人多用之或曰范公石 長白山往來于此常見其石皇祐末鎮青遣石工取以 文如銅屑或曰即自然銅也理極細密范文正公早居

大三·马巨 /iti

青緑間暈員小而緊者謂之鸜鵒眼此乃岩石也採于

事實類先

余為兜童時見端溪硯有三種曰岩石曰西坑曰後歷

)深紫襯手而潤幾於有水叩之聲清遠石上有點

坑石土人不甚重又其下者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 之有聲但不甚清遠亦有鸜鵒眼色紫緑慢而大此乃西 鸛 稿眼極大而偏斜不緊調之後歷石土人賤之西坑硯 皆西坑石也通來士大夫所收者又皆後歷石也宣惟 可知矣自三十年前見士大夫言得端爛硯者予觀之 光點如沙中雲母石理極慢乾而少潤扣之聲重濁亦有 三當爛石之一後歷硯三當西坑之一則其品價相懸

金牙口屋有書

水底最為土人貴重又其次則石色亦赤呵之乃潤

卷六十二

默坐惟吟詩臨書烹茶試墨以度日比嘉祐中守青社 唐彦猷清簡寡慾不以世務為意公退一 無爛石雖西坑者亦不可得見矣東軒 四 室蕭然終日

或如月暈或如山峰或如雲霞花卉石自膏潤浮泛墨 紅絲石於黑山琢以為硯其理紅黄相間文如林

色覆之以匣至數日不乾彦猷作硯録品為第一 自得此石端溪龍尾皆置不復視矣

とこうらんか

事質類苑

以謂

前陽恭君誤當評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廷珪渡江至 金好四月全書 時其制有劍脊圓餅批墨進貢墨供堂墨面多為龍紋 水江南又有朱君德柴成務李文遠張遇陳養著名當 姓李氏珪或為邽弟廷寬男承宴承宴男又用皆有聞易 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 少有傳者仁宗嘉祐中宴近臣於羣玉殿當以其墨賜 其幕有宣府字或止云宣或者姓氏或别州府今人 墨

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廷珪雙脊龍

咸平中陳文惠公詢官潮州時潮人張氏子濯于江邊 為鰐魚食之公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鰐魚為吏部 鰐魚

樣尤為佳品 之鳴鼓告其罪戮之于市圖其形為之對至今人多傳 遠徙今鰐魚賊人則不可赦矣乃命吏督漁者網而得

事實類死

檜真廟祀老子當駐蹕其下今御榻尚在故陸子履詩 亳州法相禅院矮橹高纔數尺偃亞蟠屈枝葉茂盛不 如象之任鼻也 足睅目利齒見之駭人卵出山谷間大率為鰐者十 百餘年廣袤五六丈為一郡之珍玩土人目其寺曰矮 可圖状唐大中年李待價石記云圓陰三丈餘距今又 三其餘或為黿或為龜也喜食人畜其食必以尾孝去 法相院矮橹

卷二十二

次足四軍在馬 護之升免觸石之患故有慈航之名近年江水南徙 詩曰飛來靈驚嶺化作實陀山山前後乃江海相接處 痕皆紀實也 曰先皇玉座親臨地故老于今涕泫然 之前後皆為陸田後人有詩曰昔年航底浪今日馬蹄 舟出二山間水湍礙石率多覆渦昔有僧率其徒操 通州狼山廣教寺在唐為慈航院在江中山上告人 慈航院 事實類苑 有

賦玉禁花也無談水 遐地産 常化燎原灰近京師亦有之或曰乃 李文饒所 俗目為瓊花不知實何木也世以為天下無之唯此 **木不得大花不能盛遂不為人貴孫傷之以詩曰可憐** 株孫冤鎮維楊使訪之山中甚多但歲岩糕斧野焼故 金ケロルノラー 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嚴久木大而花繁 瓊花 巻六十二

見己の 早心方 一歲貢一斤二十餅所謂上品龍茶者也仁宗皇帝尤珍 惜雖輔相未當朝賜唯郊祀致齊之夕雨府各四人并 謂玉藥花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 建茶威於江南近歲製作尤精龍鳳團茶最為上品 八餅慶歷中蔡君謨為福建轉運使始造小團以充 餅官人剪金為龍鳳花貼其上八人分蓄之以為 茶 事實類苑 株或云自南所植即李衛公所 的乳石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龍茶以供乗與及 六萬斤記今歲出三十餘萬斤九十品曰龍鳳茶京挺 往有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別令 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 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也無談 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 至實不敢碾試時有嘉客出而傳玩歐陽文忠公云茶

金好四月石書

火三日屋とこう 蠟茶出於福建草茶盛於雨淅淅之品日注為第一自景 賜執政親王長主餘皇族學士将即皆得鳳茶舍人近 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 卷備載造茶之法今行于世緣充公 左乃有研膏茶供御即龍茶之品也丁謂北苑茶録三 臣賜京挺的乳舘閣白乳龍鳳石乳茶皆太宗令作江 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 事實類苑

中時姜遵知永與盡力于塔悉取碑碣以為塔材漢唐 公卿墓石十止八九楊大年談苑叙五行徳金石厄事 長安故都多古碑石景祐初莊獻太后遣中使建塔城 宋有天下百餘年長安碑刻再厄矣惜哉燕於 金分四月月十 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 李衛公在維州吐着德之號曰無憂城景祐中或以其 威州 取碑碣為塔材 卷六十二 · 排青 記箱

次已日年八十 寺僧云西溪華下勝處郡僚宴集之地故以此石鎮內 家姬數人布裙獨食而歌舞絕妙故歐陽公贈之詩曰 華陽楊褒好古博物家雖甚貧而書画奇玩充實中 宗曰此足以威西戎乃改曰威州 西溪寺夜脱燈滅於閣下有光煁然旦起視之石也詢 與維州聲相亂郵置文字率多往來住滯乞改其名仁 三脚木林坐調曲盖言褒之貧乏也褒皇祐中宿華州 西溪寺名 事實類此

軍額朝廷以名與璽同乃改曰鎮潼軍亦異也余叔父 博士早為華州幕官故知其詳 粹光彩燦然工人端曰至寶也今王府中未有其比會 至都下使玉工視之以為然剖之得玉徑數寸温潤純 耳至夜褒移至他處光復在馬意其藴玉因求得之輦 洛陽牡丹歲久蟲蠹則花開稍小園戶以硫黃簪其穴 廷求良玉琢鎮國實褒因獻之遂以為璽鎮國華州 烏魚骨毒牡丹

金女口压石量

欠己の巨人等 **訛缺不可讀僅有一二存者獨碑陰故吏姓名差完其** 牒過其地與邑令丹陽姚存詢訪得之已為村人鏡為 熙寧中余為毫之蒙城主簿閒都縣北睢水之陽漢太丘 蟲死花復盛大其園戶相好則以烏賊魚骨刺花樹皮中 石橋脚矣方趺在水涘因舁至祠下石五段字正隷皆 長陳寔廟前有祭中郎立碑詢土人云無有也一日公 及花中必死盖牡丹忌烏魚骨耳 陳太丘碑 事實類死 大

遺余銅正亦長二寸許背刻為魚頭尾鱗一具面刻 同字深二分許所以合信也環自刻刺史官氏云左雲 将以獻歐陽公以助集古未果而公薨至今以為恨 金牙四月石書 李文仰推官於壽光縣東境稻田中得古銅魚左符以 刻極工字小批筆法精妙類歐陽率更書按唐貞觀中 東數里復得漢富春丞張君墓碑二因教吏磨墨模 麾將軍行磨米州刺史持節磨米州諸軍事高從政鐫 古銅魚符

欠巴口巨人 漁人披簑釣其上天末隱隱有微雲飛鳥之状意思深 熙寧末子遊相國寺見賣日本國扇者琴添柄以鴉青 紙厚如餅摺為旋風扇溪粉畫平遠山水薄傅以五采 部光青属邑其瀕海矣 近岸為寒蘆衰蓼鷗鷺佇立景物如八九月間艤小 日本扇 事實類苑 ナセ

其

高麗裂其地為十二州各因其酋長以為刺史磨米

,也左符乃所領者當在其國不知緣何遺于此也

金岁口屋有書 告貧無以置之每以為恨其後再訪都市不復有矣 熙寧末齊南陵耕者破塚得古圓鑑大小二徑六七寸 遠筆勢精妙中國之善畫者或不能也索價絕高予時 老人倚杖岸情逍遥其間似非世間人有飄逸不可板 明徽為人非他鑑比其背郭皆有詞句大為小篆小為 正隸附第為流水美蓉茂林叢竹又為狐雲野鶴下有 之高致盖昔之高人通客能自致于寂寞之鄉有足以 齊南陵古鑑

大巴日野 ··· 出匣似月停空當戶寫翠對影傳紅綺愰綉慎俱舎影 陰陽合配日月兩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瑶帶同心 為一使二雖不相去遂并以歸大年鳳凰雙頭南金裝 求得之一日相遇于臨淄阿育寺出二鑑示客請合而 南仰盤良翁得其一而小者尚藏士家南陽賈照大年 治所能知也附隸亦為襟花皆古簡不可識元豐初終 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煉形巧冶營質良工如珠 事實類先

寓意寫懷者未當遺物鑑以寄一時之邊耳豈良工巧

中 金好也是有量 秦武公作羽陽官在鳳翔實雞縣界歲久不可究知其 羽陽古瓦 卷六十

古銅瓦五皆破一獨完瓦面徑四寸四分面上隱起四 處元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濟池得 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随勢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陽

勝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餘年吳武功将

址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產峰形勢雄壯真

火己の手にする 花葉白如千葉芙蓉一本花不過數十實不過三五颗 椰子木生安南及海外諸國木如機欄大者高百餘尺 以貽好事者 叔方總泰鳳刑狱摹刊于石置之岐陽憲臺之瑞豐亭 榔故有人戲為詩曰百果之中爾最等梹榔應是汝雲 其大如斗至乾熟差小外有黄毛軟皮中有殼正類梹 沈佺期有題椰子詩曰叢生雕胡首圓實槟榔身殼 椰子木 事情類先

煮汁止血療吐逆肉益氣去風並凝水 上有二穴芽出穴中殼內類難菔皮味岩而肉極甘脆 蠻人甚珍之中有汁大者一二升蠻人謂之椰子酒飲 金灯口灯石量 得醉交州記以為浆者是也治消渴塗髭髮立黑皮 貫類苑卷六十二

次定の事と島 **瑩徹甚類大鼻若傅以膏甚有花文而尤異者曰通天** 欽定四庫全書 犀或如日星或如雲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或成飛走 少温潤來自船上生大食者文如茱萸理潤如級光彩 犀之類不一生邕管之內及交趾者角文如麻實理燥 事實類於卷六十三 風俗雜誌 犀 市實類苑 江少虞 撰

故波斯以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以其難別識也犀 以然也或以犀爱一 或成魚龍或成神仙或成宫殿至有衣冠着目杖履 之有通天花文者自顧其影則怖常飲濁水不欲照見 毛鱗角完具若繪畫然為世所貴其價不貲莫知其所 分りにかる言 其角也海人之取犀也多於山麓植木如列羊棧久則 可以理推之者其文有正柿者有倒柿者有腰鼓柿者 其類不一方其角之未解也雖海人亦未知其為異也 一物玩之之久則物形潜入角中是又不 卷六十三 羽

欠足四軍公島 詩云醉糊欄衫抛小令令人以絲管歌謳為令者即白 傅所謂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繼承者辭之搖首 取之西域謂犀為竭伽角為毗沙拏言一角也漁水 格殺之犀歲亦退角培土埋僻處海人負知為木角易 木朽犀前足短止則依木而立朽折犀倒不能自立因 飲酒喜以令為罰韓吏部詩曰令徵前事為白傅 /属皆却之也至八遍而窮斯可受矣其舉故 酒令 事實類死

語曰急打急圓慢打慢圓分為四段送在窰前初以陶 意侮之會其人出令以字偏旁為率曰金銀釵釗鋪 多安でたる言 陷情不覺鼓腹手舞盖無事醉能樂極則然也當聞風 元乃為今耳對頭父 酒令謂飲酒有舞手者遠起于堯民也既醉以酒浩然 (口絲綿綢絲網至其黨人口思魁魍魎魁俗有謎 |則韓詩所謂耳近歲有以進士為舉首者其黨人 卷六十三

俗聞言飲酒欲勘無由自醉得飲則沈酒矣乃有設舞 大巴の巨八十 漢賈景伯著酒令九篇始形載籍然終尋求未見唐高 觥又云不醉無歸不醉而出是不親也其來不近矣東 皆為犯酒家令也主者以分數罰之然詩中稱取彼兒 生馬以四字合為章段同其手舞不及樂拍不合律者 作叩頭之状如是則有招也拂也期也刻也而後機巧 舞手拂為又以手作期刻之勢以恤其不飲前人不受 手即解之時欲以酒属前人則舞手招之前人辭之則 事實類苑

以淫前代名士或清談雅論詠歌獻酬不至於亂天寶 坊樂問丁公著曰比聞公卿云庶俗為酣燕皆極歡娛 宗都宏慶以平素有精為令始也及天實以來海内無 金牙四月五十 亦可為慰公著曰此事誠不可嘉且言賓燕之禮不繼 事京師人家多聚飲樂歌令新奇故穆宗好聲技觀教 得不勞神慮帝深嘉其言後皇甫松撰醉鄉日月一 之末風俗奢靡沈醉諠譁由是官務多廢聖心求理安 言醉樂如入壺中天也亦無舞手飲酒之法其次有崔 卷六十三 卷

端已著庭萱譜令之所出象有漸然也言萱草一名忘 火巴四草八島 曰江左以來未有此舉 蕭探傳部謂為知言也吳都賦 憂也謂始解體恣其放縱則忘憂也然則賈逵濫觞于 嶺南襍録曰海灘之上有珠池居人探而取之予當知 曰里譙巷飲飛觞舉白凡犯令者罸之詩曰振振驚驚 其前皇崔波瀾于其後梁元帝宴集屬不二為酒令規 下鼓四四醉言舞于胥樂分赞寧 採珠 事實類死

樓斷望皆其名也悉相接在海中但因地名而殊矣斷 容州與浦密近頗知其事珠池凡有千餘處皆海也非 望地接交趾界產大珠而蛋往採之多為交人所掠海 水深數百尺以上方有珠往往有大魚馥之蛋亦不敢 在灘上自某縣岸至某處是某池若靈漉囊材田場條 旗燈 録遊 錄據嶺南置兵數千人以採珠為事目曰娟 都每

金好口屋石量

火足日奉公言 似可寄書故偶然耳今人則養偽通信皆非虚言也 是俗知務農矣温水 者為軍老者放歸田里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於 華侈及王師入城 珠璣充積內府所居殿宇梁棟蘆箔率以珠為飾窮 以石硾其足入海至五七百人溺而死者相屬也久 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詩意以燕春去秋 鴿寄書 火而盡藝祖的廢媚川都點其壯 事實類苑

|黄耳寄書此殆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大何能浮水 寄書不句日皆達及買人船浮海亦以偽通信陸機使 必從舟楫大豈能喻意沙事也若此大通神不可測度 至外數千里縱之軌能還家蜀人有事至京師者以鴒 則不從言説耳或者陸氏有奴名黄耳因此以為真狗 江陰軍北距大江地解鮮過客無將迎之煩所隸一孤公 詩話 父 俗謂州郡事簡者為道院 卷六十三

金岁四屋有電

火巴印奉公告 中風氣容色變黑數歲發作頗難治療舊日小縣及州 士大夫謂江陰為两折道院通州謂淮南道院施於 衛南諸州多輝毒 歲图尤甚近年多選京朝官知州及 魚自給不為盗賊訟稀事簡仕臣二州者最為安逸故 事絕少通州南阻江東北瀕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鹽 郡官率用士人攝官治之習其水土後言事者以為輕 吏部選授三班使臣生還者十無二三雖幸免死亦多 仕宦嶺南 事實類死

一金好四屋名書 願往雖喪軀亦不悔也 謝更求一見當時舉子之於先達者其禮如此之恭近 與之見他日再投放事謂之謝見又數日再投放事謂 /温卷或先達以書謝或有稱譽即別裁啟事委曲叙 任朝廷可其言稍益俸入加以時養貪冒之徒多亦 初襲唐末士風舉子見先達先投刺字謂之請見氏 不復行此禮而上官亦鮮有延譽後進者無談 舉子投費

次足四車へ 書筒既後書筒貯門狀照袋貯筆每見公鄉門並數步 鄰甚無謂也吾不敢以遠事言之只記後唐明宗朝公 鞍韉謁見士大夫並不以箋故為先容往往仍不具襴 卿大僚皆唐室舊儒務以禮法相尚其時進士明經皆 衣約布欄衫藍鐵帶著靴乘驢殿角木不施裝蓋重帶 先公嘗言近日舉子多紫衣皂衫乘馬以虎豹皮裝飾 外下驢整衣冠紋撲然後躬趨門下求執事者通箋故 事實類苑

少李棋愚只行五首《但取大名以至大位豈必以多為 叙感不可更求一見當時進士各以所業止投一卷至 温卷大都見不可數數則贖贖則見待之禮解矣或大 卷號曰雙行謂之多矣故桑魏公維翰只行五首賦白 僚有書題詩卷他處聞有稱譽之言則別裁啟事委曲 文卷授以執事閣者不更求見又數日後投故事謂之 刺字請見既得他日復投啟事謂之謝見又數日如袖 两卷但于詩賦歌篇古調之中取其最精者投擲兩

金少世人人

貴哉裴說補闕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秋復行舊卷 費由是聲價温于華下以此言之鱼知帳心贵當文 俁 祐纔冠以啓投桑公其文約數千字桑公一見大驚 轍之子其父與桑魏公同年祐既幼孤文章有天才 愈以見不在多行之驗也明宗晚年重榮為羣小所 何 有機之者裴曰只此十九首者今尚未有人見知 稱兵向闕洛下震驚憂患方寧靖而市肆未開居 暇別行卷哉識者以為知言故兵部侍郎祐狀元

とこうらいたり

事實類死

多好四牌全書 真宗祀汾陰駐蹕蒲中車駕親臨賜名廣孝泉井以名 河 閉門不敢出時有舉子數人乘聽並著大務白衫戴 紗帽往來于通衛問居人見者無不笑之是知敦 雅乃昇平之美事耳開関之際循以此十治制況 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謂匿空旁出者也祥符中 載談 李學士 御製費紀之滿瀬河地鹵泉鹹獨此井甘美世以 泉水 卷六十三 他

為異 湧出公構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徳目之 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龍與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

歐陽文忠公劉翰林貢父及諸名公各賦詩刻石而文

事實類此

而若在深山中者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賦詩鳴琴烹茶

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蒙密塵迹不到去市 歷機數百 步

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遊似非人間 世也

人巴马萨白奇

為橋每歲六月間山水暴漲水與柱關率常壞橋州以為 祐中青守以其地與民為水磑稍復完葺 忠发張禹功蘓唐卿篆石榜之事中最為管丘佳處元 至今五十餘年橋不復壞慶歷中陳希亮守宿州以汴 智思叠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為飛橋無柱 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守城廢卒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贯洋水限為二城先時跨水植柱

九己日臣 A 則線輒不見水止如故天陰亦不見齊為東方名郡 道隱起水面以油滴一 皆飛橋為往來之利俗曰虹橋 城西張意諫議園泉有金線泉然方池廣袤了 四 風族園池乃郡之 東注城濠中澄徹見底池心南北有金線 事實類站 一隅則線文遠去或以杖亂之 勝遊泉之出百年矣士 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沿 水

録野 金牙四屋石書 號潤徳泉後又涸今其自 平則流時亂則竭安史之亂其泉竭至大中年復流賜 城南金線奇然亦不辨泉之所以有金線也 夫遇濟南至泉上者不可勝數而無能究其所以然亦 題咏獨蘇子瞻有詩曰槍旗攜到齊西境更試 年鳳翔秦政山縣周公廟有泉湧舊老相傳時 五 復湧澄甘瑩澈太宗嘉 山湘

許州小窑出好李太常少卿劉蒙正有園在馬多植之 蘆菔食之今雜商也 雅葖蘆萉郭璞注萉宜為菔蘆菔蕪菁屬紫花大根俗呼 雹葖更始敗掖庭中宫女數百人幽閉殿門内掘庭中 年種雜蔔二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可知雜蔔消食也爾 江東居民歲課程藝初年種芋三十畝計省三十斛次 小窑李

次定四車全害 思

事質類苑

每遣人負擔歸京師以遺貴要容 茂字書亦無茂字名之為术乃是有人病淺廟者取 大芋南人取其中者乾之名蓬莪术北人則呼為蓬莪 所謂小盛李也並楊文 嶺南青薑根下如合捧其旁附而生者狀如薑往往 磨酒煮服之多愈蓋達栽木和氣耳 ノノニ 逢我茂 鱼 卷六十三 納得當之絕大而味

次已日奉心言 必致嘔洩又有抱石魚狀類科斗生急灘石上凡廬陵 萬荻芽瀹而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被毒而死 墜此魚大肥江淮人以為時珍更相贈遺臠其內襟簡 軍乃古渭州之地渭源出馬中有水蟲類如鳥作覔覔 南康雄部人皆取食之釀飲瀹羹以為奇味今之通遠 者南人嗜之不已嶺南有五臠魚五百斜紋色如虹或 云與蛇為牝牡春時如食其卵亦能殺人昭其內樣簡 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每至暮春柳花飛 事實類死

物也 金牙口石八哥 嘉州娥着山有菩薩石人多採得之色瑩白岩太山狼 石長尺餘直一二千兵刃經其磨者青光而不繡亦奇 聲見者即以挺刀擊之多化為石可以為礪石曰覔 石上饒水晶之類日光射之有五色如佛頂圓光 鳳凰 菩薩石

欠己日日二十二 時而出也本朝常集清遠合歡之樹 至和中予赴任邕至金城駒一郵置早膳聞如以手答 鳳凰盃古詩謂鳳凰生于丹穴即南方也盖此禽出塵 凰巢其上彼人呼為鳳凰山所食以魚蟲遇大風雨或 南思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飛下猿於不能至鳳 **霥之外能遠羅弋以為羽族之長者以其智能遠害逢** 飘墜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嘴謂之 鳩鳥 事實類死

稹倦 録遊 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金橘 金橘産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始 腰鼓者問郵卒曰何處作樂曰非也乃鴆鳥禁此耳 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 香清味美置之尊祖問光彩灼燥如金彈九誠珍果 金灯四周分書 都 (初不甚貴其後因温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 物性相感 卷六十 出並

欠日可臣 二方 蟹以皂炭半挺置其中則可載經歲不沙至于薄荷醉猫 也凡物有相感出于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 死猫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 而習知之今唐鄧問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 于菜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熟豆性凉故能久 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罌制作甚古而精巧 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耳淮南人藏鹽酒 | 模植置其中榅棒亦可則紅熟爛如泥而 事實類死

金好四個分書 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 隻所以識也其後子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 兵馬鈴轄都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實器 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常以示僚属坐有 犀最難搗必先銹屑乃入衆藥中搗之衆藥篩羅己盡 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實物皆藏宜聖庫中有翡翠蓋 而犀屑獨存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塊子方半 **寸許以極薄之紙聚置於懷中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

箋其黃熟自枯死者謂之水盤今南息高實等州惟産 山民或以創於廬或為橋梁為飯節尤佳有香者百無 相接數千里不絕葉如冬青大者合數人抱木性虛柔 沈香木顏南諸郡悉有之瀬海諸郡九多柯葉交陰崗顏 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歸田 薰蒸淡洽乘熱投臼中急搗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 二盖木得水方結香多在折枝枯蘇中或為沈或為 沈香木

飲定四事全書 ·

事行類先

枯木中所得者宜入藥用依木皮而結謂之青桂氣尤 瓊崕等州俗謂角沈乃生木中取者宜用薰衣黄沈 清山中歲久不待刻剔而精者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 成坎經年得雨水所漬遂結香復鋸取之刮去白木 卷咀之柔軟者謂之黄蠟沈尤難得 香結為班點亦曰鷓鴣班燔之極清烈沈之良者惟 生結香盖山民入山見山木之曲榦斜枝必以力折 雜倦録遊

卷六十三

次ピ四年公告 貴也 伐仆之久爛脫而剔取黃熟有三品曰英曰箋其破者 **嶺南雷州及海外瓊崕中多香樹山中夷民折采賣與** 為黄散香夷民率以香樹為槽以飼雞犬未當珍惜足 二品曰熟結曰生結熟結者樹自枯爛而得之生結者 人其一 公嘗言商汝山多羣麝所遺尿嘗就一 樹出香三等曰沈香曰笺香曰黄熟香沈笺皆 麝裂臍狨蜂牛斷尾 事實類死 處雖遠近食必 <u>六</u>

詩云投爆麝退香許渾云尋麝殺生香是也被類鼠 **懒舉爪裂出其香就繁而死猶抱四足保其臍李商隱 羣而取之麝絕爱其臍每為人所逐勢且急即自投髙** 還走之不敢遺迹也所慮為人獲人反以是求得必掩 大尾長而金色生川峽深山中人以樂矢射殺之取其 |捷善緣木猿禄之類也聲牛出西域尾長而脛短中 以擲之惡其為身患杜甫詩云狨擲寒條馬見騰盖 以為纓人或射之亦自斷其尾而莊周以牛白額脈 而

金灰巴屋有電

卷六十三

也 灰色四尾 公子 為鶉張湛注云事見墨子斯不診矣又田鼠變為鶉 之九鼻與人有痔病者巫祝不以適河乃無用之為大 物之變非 次者半為鶉半為電乃電之變也列子天瑞篇曰電變 人熟總直二錢是時雨水絕無鼁聲人有得於水 一年夏秋間京師鬻鶉者積于市諸門皆以大 **電變為鶉** 一揆也 事實類抗 +

血 黃狗人面頭如雄雞鄭元水經云形如黃狗而面目端 金少口足石書 猩猩南中獸山海經云如豕而人面汲冢周書云狀 鴨而大取其血以染色如渥丹與傳記所載不類 正善與人言聲音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 可以染約素尤為絕好太宗平衛南求得猩猩如雞 劉克博觀異書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項類 鸕鷀捕魚 猩 猩 卷六十三 如

大正日東八十 魚信然但不知謂之鳥鬼耳筆 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户乃夷人 之鬼主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戶者夷人所稱又非 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 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為烏鬼 頭處檢而癭今汝洛問多而浙右閩廣山嶺重阻 、臨水居者皆養鸕鴣縣其頭使之捕魚得魚則 病癭 事實類花 人也其主謂 1+

年守郡江表地氣甲濕得痔漏下血之疾垂二十年不 療之也 往還皆無恙今年退卧頻陰濱萬少之麓井水深數 鮮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主瘿瘤注云凡海菜皆療 愈未嘗有經日不發景德中從駕幸洛前年從祀汾陰 瘤結氣青苔紫菜亦然盖瀕海之邦食其惟錯之味能 公嘗言春秋傳曰土厚水深居之無病言其為燥予往 土厚水深無病 卷六十三 欠己日年上言 得蔡州褒信簿既乏供飽學徒日散室廬隳壞因而廢 置給太平與國初有王明起諫議以田入官而齒仕籍 事以職教授自江南北為學者争凑馬常數百人 濕盖自武牢已西接秦晉之地皆水土深厚罕發痼疾 者有膳田數十頃給之選大學中庸者授以他官領洞 江州廬山白鹿洞李公擇嘗聚書籍以招來四方之學 而絕甘此疾遂已都城土薄水淺城南穿土尺餘已沙 白鹿洞藏書 事實類死 へ厨廩

鱼好口压白量 馬 卷六十三

山靈木珍草皆平生所至爱不覺行路之遠即吾己 而嚴谷幽勝上人多創佛利落落相望關 言吾鄉建州山水奇秀江淹為建安今以為碧水丹 回州所領

場縣後分置印武軍割隸劍州今所管六縣而建

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陜二百五十七浦城一百七十 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關隸五十二僅十區而杜

建州多佛刹

多也並楊文 大門可見八十 收江南絕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六朝帝州之地何足 成此編題曰皇宋事實類死始於本朝祖宗聖訓終 馬紹與戊寅九月日江少屢志 傳舊而已考之歲月越十四寒暑更俟博洽君子訂 少虞自幼喜雜覽家居摘諸史雜記關於風化者篡 **于風土雜誌提六十三卷少虞不敏宣敢有著述但** 事實期死 主

